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四

宋 蕭常 撰

列傳九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從昭烈入益州除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見其邑事不理琬又沉醉大怒將加罪罰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公加察昭烈雅敬亮乃不

加罪但免官而已頃之為什邡令昭烈王漢中除尚書
郎丞相亮開府辟為東曹掾舉茂才固推劉邕陰化龐
延廖淳等亮不許尋遷參軍亮駐漢中琬與長史張裔
統留府事俄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出征琬常
足食足兵以給軍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
王業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屬琬亮既薨拜尚
書令俄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懼琬一旦超處羣

僚之右憂喜不形於色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合與之乖離叡乃大興衆後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此乃天時君其治嚴揔帥諸軍往屯漢中涓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揚戲性素簡畧琬與言或不時應有讒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時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

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所以默然是
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
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
推也主者復詰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
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以事繫獄人
為危之琬心無適莫竟從輕比其處已待人平心類此
琬以為諸葛亮數從秦川北伐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
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艦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疾

作未果行而羣議咸謂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
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諭旨琬承命上疏
曰芟穢弭難乃臣之職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
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曹芳竊據關雒
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
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
克應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
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

偏師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控制河右臣當帥師為維後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由是遂還駐涪會疾至九年薨謚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鍾會之亂與弟顯俱為亂兵所害初琬在廣都免官後夜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沱意甚惡之以訊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分事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劉敏者為左護軍揚威將軍

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曹芳遣其將曹爽入寇
時議者或曰但可守城不宜出戰彼反自退敏以為男
女布野農穀栖畝若縱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
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以大
軍繼至爽等遁去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少孤依族父伯仁自後隨從伯
仁入蜀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
與禕欲俱會葬允白父和請車和以鹿車給之允有難

載之色禕即先登至葬所諸公貴人悉集車乘甚都允
猶若自失而禕晏然御者還和問知之乃謂允曰吾常
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時立皇
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帝踐阼為黃門侍郎丞
相亮南征還百僚郊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與禕同
載由是衆人莫不改觀以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滑稽
諸葛恪羊衡才辭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
對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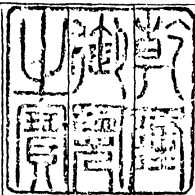
朝廷恐不得數來乃以所佩寶刀贈之禕謝曰臣不才
何以堪明命然敢不以此討不庭禁暴亂也但願大王
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駑弱終不負東顧還遷侍中
亮北駐漢中辟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遣至吳建興八
年轉中護軍又為司馬會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不相
能每同席爭論延或舉刃向儀儀忿恚至流涕禕常喻
解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薨為後軍
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時國家多事分務煩猥禕識

悟絕人每省閱書記舉目即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應接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謹事亦不廢遷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允代為尚書令效禕所為旬日之中事多淹滯乃歎曰人之才力相遠乃爾非吾所及也延熙七年曹芳使其將曹爽犯興勢假禕節帥諸軍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且欲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士馬擐甲已嚴駕矣二人對奕久之敏乃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爽等敗走封成都侯蔣琬固辭州

職乃復領益州刺史。祿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屯漢中。自琬及祿雖身在外。凡朝廷施設皆遣使咨之。而後行。其見信任如此。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詔令開府。明年正歲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祿醉甚。為循所害。謚曰敬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為尚書郎。顯名當世。蚤卒。長女為皇太子璿妃。祿雅性儉素。家無贏餘。諸子皆布衣蔬食。出入無車騎。不異常人。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父權臨邛長昭烈定益州福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初徙巴西太守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時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帝遣福省疾因咨以國家大計且問如公百歲後誰可任大事者曰無踰公琰又問其次曰文偉奉使稱旨帝嘉之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延熙初大將軍琬出駐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子驤字叔龍亦知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贊曰琬禕皆抱將相之器見知於諸葛亮琬德度恢洪
與物無忤禕天資高邁臨事整暇因前人成規守而勿
失邊境無虞上下和一方之先漢其曹參丙吉之徒歟



續後漢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編修_臣黃壽齡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_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五

宋蕭常撰

列傳十

霍峻字仲逸南郡枝江人昭烈至荊州峻帥部曲數百人歸昭烈為中郎將昭烈自葭萌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其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閣水上攻圍且一年不能下城中兵纔數百峻伺其怠

遣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首昭烈定益州嘉其功乃分
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時年
四十昭烈甚悼惜之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又有功
於國欲親臨酹遂帥羣臣弔奠留宿墓次當時榮之子
弋字紹先為太子舍人建興初除謁者丞相亮北駐漢
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游處遷黃門侍郎中庶子皇太
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古義盡言規諫深得切磋
之體後為參軍庾隆屯副都督又轉護軍先是永昌夷

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為永昌太守帥偏師討之斬其豪帥郡界寧謐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兩郡事景耀六年進安南將軍聞鍾會等兵至欲赴成都帝以備敵既定不聽及聞成都失守素服哭臨三日與巴東羅憲各保其郡後皆仕晉憲字令則襄陽人清脩自守延熙中為吏部郎時宦人黃皓用事人爭趨之憲絕不與通皓左遷憲巴東太守餘事見晉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昭烈自葭

萌進軍連閉城不下昭烈義之不强徧也及成都平以
為什邡令徙廣都所至有政績遷司監校尉較鹽鐵之
利歲入益饒有裨國用簡拔才能以為掾屬如呂乂杜
祺劉幹等後皆至大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鐵
如故建興初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
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
地公不宜以天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力相埒
無所統一而連言懇至故宿留者久之連卒子山嗣官

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少師事司馬徽與徐庶龐統韓嵩皆有善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昭烈昭烈定江南使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益州既平以為巴西太守徙牂柯房陵建興初入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主後務五年從亮至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欲亡命朗知而不舉坐免官數年為光祿勳亮薨徙左將軍追論舊功

封顯明亭侯位特進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脫畧繩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校書判定謬誤所藏卷裒於時為富誘掖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縉紳下及童冠皆敬遇之延熙十年薨遺令戒諸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而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蚤喪所天為二兄所教養

故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
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條字文豹博學多識景耀中為御
史中丞朗兄子寵昭烈時為牙門將秭歸之後寵軍獨
完建興初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諸葛亮北征
表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先帝以為能營中之事宜以
咨之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歿於陳寵弟充
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喬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靖

謂喬幹理才敏鍾元常之流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
長轉州從事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喬兵使拒飛
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使昭烈許以禮其君而
安其人喬還璋乃降昭烈以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
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帥雍
閭思信著於南土陰通孫權乃拜喬太守徑至郡闔趙
趙不賓假鬼教以惑衆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
實羸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喬於權會帝崩鄧芝使

吳諸葛亮令芝從權請喬喬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
未之知也故許之喬臨發權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
馬相如貴土風俗乃爾邪喬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女猶
賢於買臣之妻權又曰君還必用事終不作田父於閭
里將何以報我喬曰喬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假君
之靈得保首領五十八年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
大王之賜也權甚器之喬出深恨不能自晦即就舡倍
道兼行權果追之喬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

既至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喬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明年北詣亮咨事送者車數百兩喬書與所親曰近者戒途晝夜延接不得少休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罷倦欲死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蚤歿遺孤數歲喬迎至於家事恭母如已母其子既長為取婦殖產使立門戶撫故舊振宗族行義甚高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安八年卒子翬歷三郡太守監軍翬弟郁太守中庶子

吳懿字子遠陳留人從劉焉入益州劉璋時為中郎將使將兵拒昭烈於涪乃詣昭烈降益州平為護軍討逆將軍昭烈納其妹為夫人及即尊位夫人為皇后除關中都督建興中與魏延入南安界破曹叡將費瑤自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諸葛亮薨以懿督漢中遷中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十五年薨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斥之子也以豪俠聞名位亞於懿昭烈時為領軍累遷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懿孫喬沒於李雄凡三十年不為雄屈

贊曰峻連之善守蓋各忠於所事峻引古誼以諫太子連簡才俊以為時用朗晚好典籍為時舊德喬蚤陷異境篤於行義懿雖處外戚能遠權勢以功名自全皆賢矣哉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劉璋時為縣竹令昭烈攻縣竹詩舉城降益州既定以為督軍從事出為牂柯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昭烈王漢中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

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謂羽曰夫立帝王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則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為嫌今漢王以忠一時之功隆於王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為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之使銜命而來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受拜時

羣臣勸昭烈稱尊號詩獨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從諸葛亮南征蔣琬秉政以為諫議大夫卒於家子立仕晉

李朝字偉南廣漢郫人與弟郡及其季皆有才望時號

李氏三龍州舉孝廉為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建安二十四年羣臣上昭烈為漢中王其文朝所作也章武二年從帝東征吳卒於永安邵字永南昭烈定蜀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初丞相諸葛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為治中從事是歲卒其季亦蚤世朝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昭烈領益州牧為從事正歲大會命行酒邈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為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昭烈

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請罪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北征馬謖前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為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都亮薨帝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主懼其偏臣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擁強兵狼顧虎眄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土安靜大

小為慶帝怒下獄死

贊曰曹操父子世濟凶德操既自比周文王而不直藉
議舜禹人神共憤尚稽天誅四海皇皇靡所適從方是
時昭烈以帝室之胄扶義而起南抵荆楚則荆楚之士
從之如雲西入巴蜀則巴蜀之人望風而靡此豈人力
所能至是哉其建大號紹正統允屬天人之望矣而詩
之所陳雖幾於正然不達時變果足與語權哉故習鑿
齒著論非之曰創業之君須大定而後王已纂統之主

必速踐阼以繫人心故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徼
利社稷故也昭烈倡義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亡國喪
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祀漢配天非
咸陽之比仗正討逆亦何推讓之有哉於此時也惟宜
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忻反正世睹舊物則未順者
齊心附逆者同懼矣宋人裴松之稱為確論詎不信然

續後漢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六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一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劉璋辟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一世英雄今名至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兩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俟河清璋不聽出為廣漢長及昭烈襲取益州遣諸

將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
詣降昭烈以為偏將軍曹操破張魯魯走巴中權進曰
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拜護
軍帥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附曹操然卒破杜茂朴
胡殺夏侯淵取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王漢中猶領益
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將東征吳權諫曰吳人悍而
能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
宜為後鎮帝不從以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寇

而車駕駐蹕江南及吳將陸議乘流斷圍王師敗績車
駕西歸權以道梗不得還遂陷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
妻子帝曰朕負黃權黃權不負朕也待其家如初曹丕
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漢帝殊遇降吳不
可還漢無路是以歸命何古人之慕也不善之累加侍
中使之陪乘漢降人或言誅權妻子丕令發喪權曰往
與漢帝及丞相亮推誠相信必能明臣本志傳聞之言
未可深信及得後問果如所言昭烈崩問至衆咸賀丕

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急呼權未至催者相屬官屬莫不碎魄而權容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如卿輩有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延熙三年卒子崇留益州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至涪縣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決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縣竹崇帥厲將士期於必死

臨陣遇害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仕郡督郵太守董和薦於州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乃謬稱郡使比詣昭烈於縣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詣漢中說馬超超遂納款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誣引有司執之昭烈明其不然更遷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督鄧方卒帝問恢誰可代者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

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以為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帝笑曰朕意亦已屬卿矣遂以為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治平夷縣帝崩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柯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兵少敵盛又未得亮問恢紹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棄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

圍守稍怠於是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
牂柯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為多封漢興亭侯
加安漢將軍大軍還南夷復叛殺守將恢身撲討根鋤
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
充給軍資國用以饒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
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後徙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
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於縣竹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幼孤鞠於外家何氏隨杜茂

朴胡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侵漢中因歸昭烈拜牙門
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
擾平苦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潰惟平所領千人
鳴鼓自持魏將郤以為有伏不敢追逼於是收合諸營
遺迸而還丞相亮誅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
等兵平特見褒顯加拜參軍兼統五部進討寇將軍封
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曹叡將軍司馬懿攻
亮張郃拒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魏延之亂一戰而

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懿屯漢中又領漢中太守進封安漢侯代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駐涪拜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駐沔陽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曹芳使其將曹爽帥步騎十餘萬寇漢川前鋒已至駱口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門便為禍也今宜先使劉

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繼至魏寇潰走如平所料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每作書皆其口授悉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紀傳皆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妄發端坐竟日無武將之體然性頗狷狹以此損譽十一年薨子

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其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郡為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帝崩於永安恣睢益甚都護李嚴與闓書諭以禍福闓復書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皇惑不知所歸其桀驁如此闓又降吳吳遥授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郡太守

屢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闖閭數檄
移永昌稱說云云凱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
萬國悲悼臣妾小大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
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糾合部伍率先啟行上
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
吳越背本就末乎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公忠自天
降康而將軍不觀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
蹈履河水火滅冰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

怨而封竇融知幾歸心世祖皆流芳後葉世歌其美今
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
衆無忌錄功棄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也
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為郡人所信故能全其節及
丞相亮南征在道而閬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表
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
閬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
風俗篤厚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遷陽亭侯會為叛夷

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後祥及子若孫世守永昌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孤幼養於外家姓孤名篤既長改焉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獠亭之後巴西太守閻芝發兵五千人以補軍遣忠部送會帝還永安帝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孤篤世不乏賢也建興初丞相亮開府以為門下督亮南征除牂柯太守先是郡丞朱褒反忠承變亂之餘撫字經理甚

有威惠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
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經度戎事軍還督將
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侵
擾諸郡召庾隆都張翼還以忠代翼遂斬胄平南土加
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害太守王昶縛
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治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故地忠帥太守張嶷開
復舊郡由是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

還朝遣請漢中宣旨於大司馬蔣琬加拜鎮南大將軍
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平尚書事禕還乃
歸南十二年薨子脩嗣忠為人寬濟有度量喜恢諧忿
怒不形於色然臨事能斷威恩並著以故蠻夷畏而愛
之及薨莫不奔赴流涕盡哀為之立祠張表時之名士
清望踰忠閭宇素有功幹於事精敏咸繼忠後而威譽
皆不逮忠

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國人少為縣功曹昭烈定益州

會山寇攻縣縣長倉卒逃去疑冒白刃救其家卒免於
難由是顯名州名為從事時郡人龔祿姚佑位至二千
石有當世名皆與疑友善建興二年丞相亮北駐漢中
廣漢縣竹賊張纂等鈔盜軍資剽畧吏民疑以都尉將
兵討之因以計斬纂等殲其餘黨後以病困家素窶乏
廣漢太守何祗名為通厚與疑初無雅故疑乃自輦詣
祗託以治疾祗傾資醫療數年而愈其黨道信義皆此
類也為牙門將從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

每有籌畫戰勝之功武都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
往迎過期不至大將軍蔣琬深以為憂寢策之曰苻健
求附款至必無他變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
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北附
曹叡獨健來歸初丞相亮討越嶲高定之後叟夷將反
殺太守龔祿焦璜後太守不敢之郡僞治安定縣去郡
八百餘里時議欲復舊郡除寢為太守寢帥所領之郡
開示恩信蠻夷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

嶷往討之生縛其帥魏狼乃解縱告諭使招懷餘黨表
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共職諸種聞之降
者日至嶷以功賜爵闕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
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
逃入西徼渠勇悍便健為諸種所畏服遣所親二人詐
降實伺消息嶷覺之怵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
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
者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圯毀

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効役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產鹽鐵漆而夷徼盜據專利嶷即帥所領奪取置長吏焉嶷之至定祚定祚豪帥狼岑槃木王舅素為蠻夷所信服忿嶷見侵不肯自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捕至笞殺之而還其尸原賜種類諭以狼岑之惡且曰毋得妄動動即族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醢酒重申恩信遂獲鹽鐵之利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帥狼路欲

為姑壻冬逢報仇遣叔父離將逢衆預度形勢疑廉知之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冬逢妻達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驩說悉帥所領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夷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地險而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并遣路姑諭意路乃帥兄弟妻子悉請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傳奏封路為旄牛叟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帝於是加疑撫戎

將軍領郡如故初疑見大將軍費禕坦率泛愛待信新
附太過與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歙仗節咸見害於
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後果
為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寇大舉以
圖進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瞻曰
吳主即世嗣君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亦何
容易夫以周公之親之才猶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霍
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

難耳昔聞吳主生殺賞罰不任下人今以垂歿之命卒
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
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綱紀肅然
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取古則今今則古也
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
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誠不為晚願深采察恪竟
以此夷族疑之先識多此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靖屢
表解職延熙十七年召還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

邑邑君強負來迎追送至蜀郡界其督長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貴之然性簡放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踈闊然託心如舊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時人善其對曹芳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帥師迎之嶷初還朝時論以嶷老疾未能偕行嶷自請於帝願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曰臣遭遇聖明受恩過重加以老病常恐一朝殞歿

孤負榮遇天假之年得與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
守將有如未捷沒身以報帝為之悵然姜維帥疑等因
簡之資以出隴西既至狄道簡帥城中吏民出迎軍軍
與曹芳將徐質交戰疑歿於陳然其所殺傷亦過當詔
封其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
疑死無不悲慟為之立祠四時水旱輒祀之孫奕仕晉
為涼州刺史

贊曰權納忠於劉璋而盡力於昭烈所謂一心事兩君

而無嫌也雖道窮勢隔淪身異境而流言不惑非其君
臣誠意相孚詎至是哉恢審去就之宜有先幾之見康
降之命慷慨請行自比充國未為過也平料敵至勝算
無遺策凱忠疑綏撫邊郡威懷異俗閭寄得人何其盛
哉

續後漢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七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二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亂身衛郡將戰歿加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伐曹叡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按行所部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王師

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邦維等覺太守去追隨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乃俱詣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與母相失魏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殺其母妻但繫之保官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觀其才氣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

步兵五六千人伯約既敏於軍事又有膽氣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都覲主
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亮薨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
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從大將軍蔣琬
屯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帥偏師西出遷
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
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帥師討定之又出
隴西南安金城與曹芳將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

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其人還安處之俄詔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師大舉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常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撫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不及禕薨維帥師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曹芳將雍州刺史陳

秦來解圍至雒門維糧盡還明年加督中外諸軍事復
出隴西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曹芳將徐質
交戰斬首破敵質軍敗走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
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
出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死者數萬人
經走保狄道城圍之魏軍來援維退屯鍾題明年就遷
大將軍勒軍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
至故維軍大敗於段谷衆庶由是怨讟而隴以西亦騷

動維引咎求自貶降後將軍行大將軍事魏諸葛誕憤司馬昭廢主專國舉兵淮南欲誅昭昭使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帥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且到衆皆皇駭昭使司馬望拒王師鄧艾亦自隴西至皆軍於長城維前屯芒水皆倚山為營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敗乃還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寇寇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後王平

禦曹奭等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
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開寇至諸圍
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寇不得入平地且重關
鎮守以扞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
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罷乏引退之日然後諸
城竝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寇之術也於是令督漢
中胡濟却駐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

年維帥師出侯和為鄧艾所敗還駐沓中維本羈旅託國連年攻戰功績不立又惡宦人黃皓恣睢專政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因敕皓詣維謝時右將軍閻宇與皓親比皓陰欲廢維用宇維亦疑之故每憂懼不復還都炎興元年維上疏曰聞鍾會治兵關中規欲犯順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謂寇終不能自致啓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

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聲勢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已向建威故駐軍待之月餘維既為鄧艾所敗還屯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犯關口蔣舒開城附賊傅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禦會會與維書達意維不答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懸遠

將議還師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遂敗諸葛瞻於綿竹會帝用譙周之計而國亡且手敕維解甲維無所歸乃詣會於涪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過也會既誣劾鄧艾檻車徵艾會因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陰懷異圖維知其意謂可締成其禍以圖興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漢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

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
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暗主愚臣哉利害
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
舟絕迹全功保身登義眉之顛而從赤松子游乎會曰
君言遠矣我不能行更言其次維曰其他則君知力之
所能及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日篤維復說會誅北
來諸將徐欲圖會盡坑魏卒興復漢室密表帝曰願陛
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惟陛下察之會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而會為其將士所殺維亦遇害蜀人莫不傷之邵正著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第舍敝陋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給輿馬取脩飲食節制不奢不儉官給其用隨手散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維投措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適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

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云維昔所與
俱至漢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
前卒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四世祖司空皓曾祖廣漢太
守綱皆著名迹昭烈領益州牧以翼為書佐建安末舉
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拜梓潼廣漢蜀郡太守建興
中為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持法太嚴不得殊俗驩心
者帥劉胄作亂翼舉兵討之胄垂破會被徵當還僚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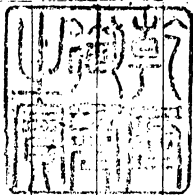
咸以為宜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者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規卒破滅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將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初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都維議復出軍翼與維廷爭以為國

賈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帥翼等行進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王經於洮水死者萬計翼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議維心雖與翼不善然常率偕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炎興元年與維皆在劍閣同詣鍾會於涪明年正月為亂兵所害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王嗣字承宗隸為資中人其先延熙世以功業顯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莫不從化諸種素傑惡者亦皆降附大將軍姜維每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毳及義穀軍國賴以有濟遷鎮軍領郡如故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中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皆號呼涕泣嗣為人溫厚篤至與物無忤小大皆愛言之其子若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恩德感人如此贊曰漢之亡人皆咎維之好戰而不知其亟戰也有故

盖自昭烈以來無歲不用兵諸葛亮雖為相國而身居
邊閭建興之初南中既定即加兵於魏自六年至十二
年凡七戰豈得已而不已哉琬禕繼之亦未始忘戰盖
吾戢兵自守彼必謂吾怯適以示弱而啓其并兼之漸
耳方天下未定以戰為守理固然也亮等且不能保其
不戰而以議維可乎然則漢之亡非維之罪也帝也內
不惑於黃皓外不偏聽於譙周遽至於亡乎鄉使維晚
節之計遂行盡戮魏將殺鍾會而謀興復直反手耳天

不祚漢謂之何哉



續後漢書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

十八至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黃壽齡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_臣徐錫福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八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三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

郡張表並知名戲每推祁為冠丞相諸葛亮深知之年

二十餘由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

稱平允府辟為主簿亮薨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

表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太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

南中郎參軍副庠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召還拜護
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至清約不煩
延熙末從大將軍姜維至芒水戲心素不服維每醉多
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劾戲免
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未嘗以甘言加人過
情接物書符指事其辭尤略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
黎韜相親厚後儼痼疾而韜亦以無行廢戲經紀振卹
恩好如初張表字伯達有風儀名位俱與戲齊仕至尚

書庠降督後將軍先戲卒初字公弘汰字季倫亦早世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陳壽多掇取
以載於漢志其或著其人而不著其事蓋壽崇僭僞而
抑漢氏故不盡錄云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胡潛字公興魏郡人慈師事劉熙
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俱
自交州至潛雖學不該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喪紀
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有可采者昭烈定蜀承喪亂之

後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
孟光來敏等典掌文學爲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
相詰難謗讟忿爭甚至角力昭烈因大會酒酣使倡優
爲二子之容效其訟閱之狀初以詞義相難尋以挺刃
相向用感切之潛先歿慈後累遷大長秋卒子勛傳其
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陽人董卓之亂入蜀博物識古研
究典籍銳意三史多識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

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至於謹昨昭烈定益州拜議
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建興中累遷大司農延熙九年
秋大赦光於朝顯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治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推而
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
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
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切謂
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

謝跼蹐而已光之指摘失政類此故執政重臣心不能
說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勲河東裴雋年皆在光後而超
據上列獨光蹭蹬蓋以此故祕書郎卻正數從光質疑
義光因問正皇太子所習讀與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
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風待遇羣僚舉動出於仁
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聞欲知其權
略知術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懽既不得
妄有所施爲且知術藏於胸中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

無馬何預計光解正謹飭不爲放言乃曰吾好直言無
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所疾省君意亦若不喜吾言
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知意爲先然不可強致也此儲
君讀書寧能效吾等竭力傳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
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坐事
免官年九十餘卒裴雋字奉先其弟潛事曹叡爲尚書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歆之後也父豔好學下士開
館聚徒少歷顯仕靈帝時爲司寇敏以避亂入蜀涉獵

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之學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州以爲典學校尉及立皇太子擢家令建興初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駐漢中辟爲軍祭酒輔車將軍以事去官尋爲大長秋復以累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又以過黜前後數貶斥皆以語言輕脫舉動過差時益光亦以樞機不謹議語悟時然猶愈於敏俱以耆年宿學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遇故屢廢而復起後以爲執愼將軍欲其因官自警景耀中卒時

年九十七子忠博學有父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
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
乃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受古學博綜經史又專精
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紀服虔註
說無不淹貫昭烈定益州以爲勸學從事及立皇太子
除僕射以左氏傳授皇太子建興初拜諫議大夫丞相
亮駐漢中辟爲軍祭酒亮薨還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

傳其業爲博士同邑李謨者字欽仲父仁與默俱受學於司馬徽宋忠謨傳其父學又從默研究精義五經諸子無不該貫博通技藝筭術卜筮醫藥弓弩機械之巧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爲太子庶子遷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說之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人不加重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曠隔初不相聞而所述意旨多同景耀中卒時又

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聞七篇益部耆
舊傳及志仕歷三郡太守宋忠者字仲子南陽人其子
與魏諷謀誅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祖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因
家焉父揖爲將軍孟達營督從達北去正本名纂安貧
好學博覽載籍弱冠能屬文爲祕書吏轉令史遷郎至
令澹於榮利自典中祕與宦人黃皓比屋三十年未嘗
苟合以故官不過六百石乃依倣先儒假文見意名曰

釋譏時謂可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予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知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信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大盜未平九有未乂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沉塞愍生民之顛沛此
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明之才
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憂不悉挺
身致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
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
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
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蓋亦綏衡
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

夷庚之赫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歟
子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
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窺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
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言曰是何
言與是何言與予應之曰虞舜以面從爲戒孔聖以說
已爲尤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
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伯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縱橫雲

起狙詐如星奇邪蠱動知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
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棄
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
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
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
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
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
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

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
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盖易
著行止之戒詩有靖共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
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
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
守厥真上垂詢納之私下有正救之法士無虛華之寵
民有一行之迹粲然疊疊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
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

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
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
橫者歟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殖
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
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禘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跼者未
一僞者已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
庶忻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
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

驚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數張
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之不皇豈暇脩枯籀
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
海滄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
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
攸獻道人之有采於市間遊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
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
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

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
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
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
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驚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
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
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
海毛羽之集乎鄧林遊禽逝不爲之歎浮魴臻不爲之
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盱請而鴻災息

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
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殫將反初節綜墳典
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
韞叔盼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
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
懼末途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
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
託絃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冠以保荆雍門

援琴而託說韓哀秉轡以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
竦身於雲清予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湛然守已而
自寧炎興後從帝北遷帝慨然恨知正之晚晉咸寧中
卒所著詩論賦之屬凡百篇

贊曰戲自視太高不以辭色假人而篤於故舊有足尚
也其贊述時髦商較尤公賢於陳壽遠矣思潛數子皆
刻意經學然或以忌疾見嗤或以輕脫獲戾豈孔子所
謂不得中行而與之者歟正方正自將實配其名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

續後漢書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九

宋 蕭常 撰

列傳十四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幼孤篤學家貧未嘗問資
產諷誦有得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工書札
亦通天文而不加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好不觀也身長
八尺容止甚朴推誠實不矯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
識內敏丞相諸葛亮領益州辟爲勸學從事初謁亮左

右皆笑其朴野有司請治笑者亮笑曰吾尚不能忍蔣琬領刺史徒為典學從事尋為太子僕射轉家令帝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曰今漢遭厄運天下分裂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踰三年言及涕殞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天下和一小大戮力然臣願陛下復廣人所不能為者理冤獄節財用遵法度夫憂責深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所增造

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中散大夫猶
侍太子時軍旅數起百姓雕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
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有高賢卿者問於
伏愚子曰今國家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
强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
處小有憂者常多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
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强此其術
也賢卿曰曩者項强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

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而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帥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彼方有疾疚我因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伏劍鞭馬而取天下乎自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罷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博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

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
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罷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
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知者
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
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費而度時審也
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知者將不能
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
不由舟楫而濟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

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
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就質所疑焉炎興元年
曹奐相國司馬昭欲代魏遣其黨鍾會鄧艾等犯漢艾克
江油至陰平時不虞艾由它道入朝議以南中七郡阻
險斗絕易以自守欲奔南以待諸將之援而周獨立異
議國遂以亡未幾而鄧艾鍾會等皆敗又明年而魏滅
有識君子莫不深恨之自晉孫綽孫盛皆精於持論者
並著說以咎周云

贊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爲社稷死爲社稷
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而獨存也予觀譙周之議切悲
夫漢之所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國之
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讎也豈有身爲萬乘之主自屈於
寇讎效匹夫賤人之見忍耻以求活哉方是時諸將擁
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浹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
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勢不久留吾躡
其後或能取償焉未可知也昔高帝幾落項籍手者屢

矣而卒能斃籍者不以亟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籍繇竹之敗孰與成臯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與太公呂后之爲楚得况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之詣會諸將憤怒至拔刀斫石勢雖敗而人猶思奮奈何獨徇一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賤人之見而遽爲亡國之舉彼周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固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是時復有一男子若北地王譙者出力爭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鑿鼓君臣一

心帥厲將士背城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黃皓者宦人也不知其所從來便辟佞慧得幸少帝侍中董允惡其爲人皓亦畏允不敢肆終允之世官不過黃門丞允卒陳祗代允侍中與相表裏遷黃門令始與政竊弄威柄無所顧憚大將軍姜維班在祗上常將兵居外皓間之於帝帝以是外敬維而內親祗故祗之權重於維尋遷中常侍奉車都尉與右將軍閻宇尤親狎謀欲廢維而用宇維亦疾其專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

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出帝
勅皓詣維謝維懼其言之過乃詭說皓求沓中地種麥
以避其偏皓既專政衆多附之甘陵王永帝弟也皓惡
而譖之不得朝請者至十餘年祕書令郤正性方介不
爲皓所喜典中祕三十年不得遷吏部郎羅憲清修自
守未嘗造其門左遷憲巴東太守侍中尚書令樊建雖
不能有所糾正亦拒而不與通炎興元年夏魏司馬昭
將使鍾會鄧艾犯漢中大將軍維表帝遣張翼廖化等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
謂寇終不能自致白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會將向
駱谷艾將入沓中始遣翼等已無及矣艾自蜀聞其姦
險收繫將殺之乃潛賂艾左右得免先是諸葛瞻與艾
戰于涪死焉其子尚歎曰父子荷國厚恩不能早斬黃
皓以致覆國安用生爲馳赴魏軍而死後晉司空張華
問李宓少帝何如主宓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宓曰齊
桓得管仲而伯用豎刁而蟲流少帝委諸葛亮而制魏

用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贊曰嗚呼自古人主寵任宦寺小則亂治大則覆國無一幸免者其始固未見其害至其末流則不可救藥何哉人主朝夕所親昵導諛獻笑便巧側媚既有以蠱其心而又時進一言建一策陽示忠勤而陰持其政柄世主方且安之而不悟乃若外廷之臣進見有時動以禮法劘其上使不得少肆意於其間宦寺之任安得而不專其勢安得而不重是以亂亡相尋於後世況如少帝

之于黃皓者哉昔秦之末趙高用事項籍威振諸侯章
邯使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鍾鄧之師深入
漢境皓方蒙塞主聽而姜維諸將無所施其知力其事
同一軌轍然則刀鋸熏腐之餘果可寵任也哉故東京
之禍基於曹騰之說梁冀而成于張讓之錮鉤黨唐之
衰也始于明皇之寵高力士而肅宗之不終孝道則以
李輔國代宗之再失京師則以程元振憲宗之不克考
終則以王守澄由穆宗至昭宗凡八世而爲宦寺所立

者七君至自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且相戒以毋使人
主觀書恐其親近儒生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自而疎
遠其屬世主徒以其容說之爲喜孰知其禍之至此哉
三代盛時初未聞有宦寺之禍非屏絕其類而不使之
供掃除之役也所以制之者有其道耳周官寺人內小
臣內豎之屬皆統于冢宰而宮伯宮正則又皆以士人
爲之烏有如後世寵任之過也哉故備著之以爲後世

戒

續後漢書卷十九